

■周勇

“风雨巴山遗恨远，至今人念大将军”，这是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，吴玉章老先生写下的《纪念邹容烈士》诗中的名句。如今，它镌刻在《革命军中马前卒》展览的结束处。这“遗恨”，既是对邹容的缅怀，也是对今人的叩问。

1979年，我上大学，读历史系，开始研究邹容。1982年，我的第一部著作《重庆开埠史》出版，其中就专门为他写了一节。

当时，我对“遗恨”的理解仅仅是他捐躯太早——18岁写出“叱咤风云”的《革命军》，20岁便英勇牺牲了。因此，他没能看到六年后的武昌起义。他更没能看到44年后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。这是邹容的“遗恨”。

2011年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，我编了《邹容集》和《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》，从英文档案文献中，有了一个大发现——

1903年邹容在上海租界法庭上宣布，“我在《革命军》中阐述的观点是错误的”“我想倡导社会主义”“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”。

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呀！可他没能在1921年走进上海望志路106号，参加中共一大。更没能登上南湖的红船，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毛主席感叹“（邹容）可惜英年早逝”，这也是邹容的“遗恨”。

2018年清明之际，我和邹容的后代、专家学者第一次专程前往上海华泾祭奠邹容。113年前，邹容牺牲在上海提篮桥监狱。是上海人、华泾人刘季平先生，冒生死之险，收殮其遗体，运回华泾，安葬于其家黄叶楼旁。100多年来，刘家人为邹容守墓，代代相传。这是上海人的义举。

如今，他的陵园静穆庄严，他的纪念馆精致清新，他的雕像沉默着疾呼“革命”。一条名叫“华泾港”的小河从旁边缓缓流过，背后是大上海的摩天大楼，真个叫思接千载，风光无限啊！

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想，邹容是重庆人民最优秀的儿子，重庆的城内，最应该有一尊邹容的雕像，有一座邹容的纪念馆，向世界讲述100多年前这位重庆青年的中国梦。

今年11月29日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第一次举办了名为《革命军中马前卒》的邹容生平史实展，有关邹容的文物第一次集中展出，这对于研究邹容多年的我，倍感欣喜。

这里收录了邹容手书的家信、诗词、扇面、篆刻的印章，这些我都见过。让我惊喜的是那些未曾见过的珍藏：邹容在法庭上宣传社会主义的英文实录，从台湾征集到的邹容篆刻打本（拓印）、政府对邹容后代的抚恤证书、有关邹容与苏报案的英文档案、邹容在日本赠费公直签名照片、章太炎先生等手书的邹容传及墓表，尤其是100多年来，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出版的数十种《革命军》版本，如今齐整整地集聚于此。

我看到，1902年，孙中山专门撰写了《祭蜀中死难诸烈士文》，他深情地写道：“惟蜀有才，奇崛磊落，自邹（容）至彭（家珍），一仆百作，宣力民国，厥功尤多。”

我看到，在1958—1963年的五年之中，毛泽东曾四次阅读《革命军》。他在邹容肖像旁题诗，亲切地称他为“小友”。1958年，毛主席亲自为邹容编了一部书，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，并讲了他的初衷，“四川有个邹容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叫《革命军》，我临从北京来，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。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。”“邹容是青年革命家，他的文章秉笔直书，热情洋溢，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，《革命军》

就很好读，可惜英年早逝。”

这个展览告诉我们：邹容是民族英雄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，更是重庆人民的骄傲。这让我对这位先辈更多了一份敬仰。

邹容不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、宣传家，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中，第一位系统地提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，建立民主共和国理论和方案的民族英雄。邹容更是集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于一身的“重庆之子”，是重庆城市精神的杰出代表。

140年前，我们的国家风雨飘摇，民族灾难深重。我们的重庆僻处西南，乃边远之地，正处在西方列强拼命夺取重庆开埠特权的时候。

但就在这里，孕育了邹容这位站在时代前列，引领历史潮流的、天才的思想家、宣传家、青年英雄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在邹容的身上，蕴含着“坚韧刚强”的气概。他是个血性男儿。为了到日本留学，实现追求真理的梦想，他敢于冲破一切阻碍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、写作，年仅18岁，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、优秀的文化和传统，与当时世界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融于一炉，锻造出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思想武器。

在邹容的身上，体现着“忠勇赤诚”的品格。他深深地挚爱着自己的祖国，常怀忧国忧民之情，曾抄录下“落落何人报大仇，沉沉往事泪长流，凄凉读尽支那史，几个男儿非马牛”的诗句。在东京的革命集会上，他的演说激情澎湃，催人泪下。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，无论是面对封建专制的枷锁，还是身陷西方列强的图圈，他始终以赤子之心，头颅高昂，不惧霜剑，不惜粉身碎骨。

在邹容的身上，彰显着“开放包容”的襟怀。他在重庆就力争通过考试留学日本。在上海，他努力学习外语，掌握对外交流工具。到了日本，他更是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，同时又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，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，广交时代英才。

他是100多年前，第一个以中华民族之一分子，以放眼世界的胸怀，拥抱“民主”“共和”理论并为为之奋斗的重庆人。因此，后人称赞他，如“江流出峡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，以汉魂而吸欧粹耶。建共和、民主两大旗兮，撞钟伐鼓满天地耶”。

在邹容的身上，充盈着“敢于争先”的勇气。他虽生在富商之家，却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，而是勇立潮头，追求救国救民之真理。他与陈独秀在日本共同进行反对清朝政府、倡导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活动，提出了25条政纲，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第一个提出民主共和国理论和方案的思想家。1903年回国后，邹容因“苏报案”而自愿入狱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为我们留下了“爱国主义—民主主义—社会主义”的思想历程和奋斗业绩。

难怪毛主席感叹他“可惜英年早逝”。我想，如果他不倒在风雨如晦的清王朝的话，以他狂飙突进的思想轨迹和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，还不知会干出多少惊天动地的伟业。

邹容这位民族英雄的诞生和成长，以及他牺牲15年后，“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”横空出世，都告诉我们，重庆真乃非凡之地。100多年前，重庆人就不因偏远而落后，不因盆地而保守，反而因时代而先进，更以奋发而勇立潮头。

这般的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，是今天每一个重庆人应该继承的精神和传统。

邹容诞辰140周年、牺牲120周年了，我们仍然念兹在兹这位“大将军”。

## 【观潮】

■王黎

12月21日晚，走出重庆大学虎溪校园大剧场时，话剧《大江东去我西来》的最后一幕仍在我的脑海流转。

随着这部剧的谢幕，第六届重庆青年戏剧演出季也落下帷幕。同行观众隐约的吸泣与低声的感慨，使我想起今年7月初见它预演时的青涩，惊觉这部由重庆大学、南开中学、树人小学三校师生共同演绎的话剧，早已在一次次打磨中，台词、表演各臻其妙，亦完成了一次与抗战烽火岁月的时光交织、深度共赅。

该剧名字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诗作《入川怀怀》“大江东去我西来，北地愁云何日开？盼到蜀中寻乐土，为酬素志育英才”的首句，选择以张伯苓西迁办学为主线。

它没有聚焦枪林弹雨的战场，却将镜头对准了嘉陵江畔的课桌、防空洞里的油灯，对准了一位教育家在国破山河碎之际，“允公允能”的办学执念。

这种选择，击中了历史柔软也坚韧的内核：全民族抗战，不止于前线的浴血奋战，也在于后方的文脉赓续；民族的脊梁，既包括持枪的战士，也包括不肯放下书本的师生。

剧中最动人心魄的，莫过于“爱国三问”与“奥运三问”的交织呈现。当张伯苓站在校舍的土台上，望着台下衣衫素朴却眼神清亮的学生，一字一顿地追问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你爱中国吗？你愿意中国好吗？”舞台的旋转装置缓缓启动，防空洞的昏暗与嘉陵江畔的晨光交替出现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三问从来不是过时的诘问，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考题。

光阴流转，当年张伯苓的追问，如今依

■李顺

我常常在想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大师呢？有人说，现在很多人都拼命想成名，缺乏静下心来，潜心钻研学问的耐心与静气，所以大师是缺乏的。

工作几年，我倒也认识了一些所谓大师。不过，虚有其表，浑浑噩噩者多；脚踏实地，认真做学问的少。

今年年初，我近距离感受过一位大师的风采。

在春节前的一次活动中，我结识了一位著名书法家。寒冬腊月，他到社区为居民现场写春联，写得非常认真，字尤其与众不同，刚劲有力，浑厚大气。

作为工作人员，我一直在旁边协助老师写春联。临近中午12点，居民们差不多都散了，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写春联。春联有时效，而大师墨宝难求，我在心里纠结了好一阵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当面向他求墨宝，打算裱起来，挂客厅墙上。

老师客气地回应道，这里没有宣纸，

## 跨越时空的传承

### ——话剧《大江东去我西来》观后

然在每个青年心中回响，它无关时代语境的变迁，只关乎一个人对家国的赤诚与担当。

而“奥运三问”的穿插，更让这份担当有了具象的落点：从“中国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”，到“中国何时能获得奥运金牌”，再到“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”，这不仅是一个民族对体育自强的渴望，更是对国家强盛的深切期盼。

两重追问，一者关乎精神归属，一者关乎民族尊严，共同撑起了南开“允公允能”的校训底色——所谓“允公”，是心怀家国的格局；所谓“允能”，是脚踏实地的自强。

而赵虎导演的巧思，在于用旋转舞台完成了时空的折叠与精神的递进。

防空洞读书的场景里，昏黄的灯光透过道具的缝隙洒在演员脸上，书本的翻动声与远处隐约的轰炸声交织，那种在绝境中坚守求知的执着，让张伯苓“德智体群美”的五育理念不再是抽象的口号。

当舞台旋转至嘉陵江畔，学生们跑步、做操、朗诵诗文，蓬勃的生命力与防空洞的压抑形成强烈对比。张伯苓所倡导的“五育”，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危难中托举民族未来的臂膀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部剧的演员全是重庆南开中学、重庆大学、树人小学的师生。没有专业演员的技巧叠加，没有流量明星的光环加持，他们的演绎带着一种原生态的真诚。

饰演张伯苓的演员，眉宇间自有一股儒雅与坚毅，语气里的沉重与笃定，不似表演，更似心声；扮演学生的孩子们，眼神里的纯粹与懵懂，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战乱中少年的模样，既有对战争的恐惧，更有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家国的赤诚。

我第一次观看这部话剧前，曾有这样的

## 大师其人

如果不是特别急切，可以待春节后，再跟他联系，他写好了我再过去取。考虑到彼此都不熟悉，老师还主动留了我的电话。

要知道，这些名家的书画，在市面上可是价值不菲，一般人很难求得。我一时有些难以置信，非常激动。

正月结束之后，我再次与老师微信联系，提及字画之事。老师回答得非常干脆，“好的，我写好了就给你打电话。”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果真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——我求的墨宝，老师已经写好，让我方便的时候过去取！

老师在重庆邮电大学那边。我下车之后，一路狂跑，终于再次见到了他。

他戴一副老花镜，穿着一件深色外套，还戴了两个“老土”的袖套。混在人群中，一点也不起眼。

老师带着我走进了一户普通楼房。从外观上看，估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老房子。房间不大，但书香四溢，堆满了各种字画、典籍。书架那一排，好

## 冬意

谧，显得一切都很肃穆。日益苍白的房子，总有穿堂风吹过，我站在门口，寒风扑面，灌入耳中，霎时间化解了烦闷，少了心头的躁意。

我曾不可思议地在此处想念一个人，捉摸不透的年纪，迁就了太多的猜测，仿佛贪婪的云雾，总是隐藏着不切实际的期待。门始终虚掩着，光线反射带来的错觉，以为与过去有了片刻的相遇。

雨越下越大，隔着雨幕，后背湿漉漉的，惹了一身腥气。天光昏暗，烟雨蒙蒙，我不再感到哀伤，却也无法满足，要是下一场絮状的雪就好了。

每次入冬，我就变得喜欢独处，徘徊在树林里，坐在梯坎上，念书写字，心头宁静。暮色沉降，放慢了脚步，感受到生命的静美，解了惆怅，仿佛在与时间告别。

安了神，欢喜气就多了起来，渐渐盖住了被冬气所伤的情愫。走着走着，也不再觉得寒冷，脚底热乎乎的，脸也烫，甚至有微醺之态。

人活在了当下，当下就生机勃勃，做自己，无限欢喜。

山间泉水潺潺，林木错落，始终能闻到一缕幽香。顺着香味走上栈道，湖水在转角处自成小溪，沿溪而行，水底鹅卵

担心，非专业演员能否驾驭如此厚重的题材，可在预演、公演中，看到他们愈发自然的台词、愈发投入的神情，我才明白：最动人的演绎，从来不是技巧的娴熟，而是灵魂与历史的同频共振。这些师生在舞台上的成长，就如张伯苓当年培育的学子——在实践中磨砺，在坚守中成长，而“允公允能”的精神，也在他们的演绎中，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承。

从7月预演到9月公演，再到12月青年戏剧演出季的演出，这部剧的打磨过程，本身也是一部微型的“西迁史”。

预演时的略带生涩，如同西迁路上的艰难跋涉；公演时的厚重，似临时校舍里响起的第一堂课；而戏剧季时的沉淀，则好比抗战胜利后，南开在岁月中愈发醇厚。

这种变化，不仅是舞台呈现的完善，更是创作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化。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舞美等等，他们不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，而是真正走进了那段历史，读懂了张伯苓的初心，读懂了南开师生们的坚守。

《大江东去我西来》以小见大，以情动人。剧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过往的历史，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力量，这就是教育的力量、爱国的力量，是绝境中依然不肯低头的民族力量。

散场时，我路过剧场外的海报，上面印着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八个字。忽然想起张伯苓先生曾说：“读书可求个人之生活，要更求大众之生活。”这部由三校师生共同打造的话剧，何尝不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践行？

重庆的夜晚，嘉陵江的水静静流淌，这部剧所承载的历史与精神，与江水一般绵延不绝。它所传递的“爱国三问”的赤诚、“奥运三问”的自强，亦将如同东去的大江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

些书籍封面磨损得厉害，书的纸张发黄，估计也是几十年的“老古董”了。侧面墙上，挂了好些写好待裱起来的字画。当然，室内还有书家必备的笔墨纸砚，一应俱全。

老师家住在闹市，可能是觉得家里不大适合创作，特地跑到这么个环境清幽、空气清新的地方，租了一间民房作为创作室。

老师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——天道酬勤。字儿漂亮极了，他还特意留下了签名和印章。

从创作室出来时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，还真有这般平易近人、不摆谱儿的大师。他们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，以谦和之态待人，以敬畏之心治学，默默潜心钻研。

我想，真正的大师，无关头衔，无关名气，他们只是静静守着一方书桌、一卷旧书、一袭墨香，不喧嚣，却足以照亮后来者潜心向学的路。而我们，也该学会在平凡的人群中，看见那些不凡。

石清晰可见，疏密有致，色彩瑰异，映衬着天上点点星星，仿佛凉意无痕，冬日也无痕。

夜色在一轮皓月中舒展开，照亮了茶社最后的一盏灯，几只鸟鸣叫，寻着山下烟火，逐一飞走了。

我敲开门，竟还有三五年年轻人聚集，谈笑风生，有喜气，更有生气。老板泡了一壶红茶，我索性做茶客，茶汤香气甘甜俱全，天气冷了，趁热浅尝，慢品有从容的味道。

天彻底暗了下来，湖水沉沉，草木也沉沉。下山的路，蜿蜒如龙，越走越黑，幽僻和寂寥的气息涌来，仿佛把我从梦里拽回到现实。

那年冬天，极寒，我站在半山腰，冷风浩荡，吹得我脖颈一缩，不敢再往前。本以为有通天的本事，却败在了寒冬下，虽心有不甘，也只能独自感受那悲凉的残像，守着无限沮丧无限遗憾。

如今，风还在吹，倘若光阴可以倒流，我一定会在这山路上，与过去的自己相遇，然后让他鼓起勇气，哪怕大哭一场，也要勇往直前。

此时，冬装在身，脚踩福地之上，慢慢走着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山脚。树叶与地面擦出一丝轻响，回首望，雪落了下来。



巫山景致美如画。

卢先庆 摄/视觉重庆



投稿邮箱:kjwtxx@163.com